

□心灵走笔

□司马小萌(北京市)

以蓝天感恩蓝天



资料图片

新年开始,老天爷一连给了几个蔚蓝的大晴天。

好天气带来好心情。又遇上俺这样的多情种子,喜欢添油加醋,过度发挥。喜悦的范围,从视觉,直达心扉。我已经想好了,2024第一篇散文的主题,就是以蓝天感恩蓝天。

阳光,瀑布般落在小区装饰的迎新树上,满树鲜艳的假花。假的又有什么关系呢?为了给萧条的冬日加点色彩,物业年年在园里“添枝加叶”。为了拍出靓的景,俺缩着脖子眯着眼睛,在树下左瞄右瞄,折腾了半个小时,终于收获一张美美的照片,几乎可以“乱真”。有人戏称:把假的拍成真的,是摄影的最高境界。我说:把美的拍得更美,是摄影人的最高追求。

看着身边走动着的邻居们,或匆匆,或逍遥,突生感慨:生活就是这样,简单或复杂、快活或无趣、烦恼或惬意,一个七日接一个七日,机械地重复着。眼下咱经历的一点一滴,都在构筑完整的人生……

中午11点出门,碰到邻居,照例来一句“早上好!”邻居热情回应:“早上好!”俺转身一琢磨,自己先乐了:大中午的,还“早上好”哩。你是莫斯科时间啊?

邻居遛狗,我驻足招呼。狗狗东嗅西嗅,很是灵活;不过,体型太过苗条。我奇怪:“咋这么瘦呢?”邻居答:“这个品种,就这样啊。”我问:“鹿犬吗?”答:“捕鼠犬。”于是我夸奖狗狗“机警,可爱!”邻居高兴得连称“谢谢”。回到家,俺立即百度,果真有这个品种。看来不光猫咪会捕鼠,具备这本事的犬,不少于十种。

一不留神,今天长了点知识。

元旦当天,和儿媳逛菜市场。每买完一处,我都对摊主说“新年快乐!”儿媳一脸坏笑地称赞:“你真热情!”俺不屑地回答:“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啦!”

是的,你不过动动嘴皮子、给对方个笑脸,可人家的心里,也许就能温柔个把

钟头,何乐而不为?多一句话和少一句话的区别,就在这里。买卖如此,邻里如此,同事如此,人类皆应如此。

逛菜市场的感想还有:现在的蔬菜,便宜得不可想象。我买了两个大白萝卜,天哪,才要一块八!扒拉手指算算,农民兄弟还挣什么钱啊?

回家做饭。煮粥本是小事一桩,却莫名其妙把手烫了。见过笨的,没见过这么笨的。赶快找出福州小兄弟张旭阳两年前寄来的烫伤药。仍然,一抹就好……新年第一天,有惊无险地过去。

这些年,我被媒体界的弟弟妹妹们宠坏了,总给我带来出其不意的感动。不得不再重复如下感叹:一个人最大的成功,非名也非利,而是有许多牵挂你的人。

我把此事发到朋友圈,附带烫伤药照片,想给大伙儿来个“防患于未然”。结果,被弟兄们调侃为:“2024年度最佳广告!”

这几天,头发倒是掉少了,由原来的每天掉几十根,变成掉十几根。惊喜之余,高度怀疑是练“八段锦”的成果。

近一个月来,我终于下定决心练八段锦了。其实只有八个动作,总共12分钟,我却纠结了好长时间,总觉得“记不住”“学不会”。

据说八段锦起源于我国北宋时期,

有八百多年的历史,既是我国传统的保健功法,也被视为中医养生法,前两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也推荐过。

不过,就俺的掉发而言,八段锦也许并不能“立竿见影”。头发掉到一定程度,大概会给点面子,暂时歇一歇。凡事都有度,总不能给我这样善良、质朴的好人太大的打击吧?

知道北京市朝阳区的新年献词是什么吗?《用热爱成就热爱,在朝阳迎接朝阳!》——可爱极了。作为一名资深的朝阳群众,自豪感油然而生。

中学学妹楚建梅的豪言壮语,也很叫人振奋,她说:“新的一年,我们要继续健康、快乐、幽默、友爱、知足、自信、勇敢、持续探索!”

哇,全了,太全了。其实只要做到一二,已够“智者”标准。

元旦前两天,当结束陕西宝鸡采风回到北京,我发现京城正在用最高礼遇,来欢迎自己的子民——

没有雾霾,蓝天浩荡。

这些年,眼瞅着,自然灾害一年多过一年,实在令人心焦!于是感慨来了:“老天爷有时挺懂事!”

当然,新年祝词也跟着来了。

没有“金句”,却很实用——

“希望地球他老人家,少发脾气,多多庇护自己的臣民!”

□芳菲物语 □郭爽英(新乡市)

洁白的恩赐

我把漫天飞舞、覆盖大地如银装素裹的大雪,称作是大自然给予人类“洁白的恩赐”。

这几天,飘飘洒洒的“六出冰花”,把我们的城市装扮成琼玉般的仙境。早上醒来,推开窗户,“多么奇妙的大自然啊!”童年的我,最喜欢玩雪,雪后的洁白,压了青松,绽了红梅,靛了眼睛。

记得上大学时,有一次,老师给我们出了一道怪怪的问题,“丰年好大雪;朝如青丝暮成雪”,这两句诗中的雪分别指的是什么雪?”刹那间,我被问得有些茫然。就是通过老师的这个提问,我才知道《红楼梦》中的“丰年好大雪”和李白的名诗“朝如青丝暮成雪”中所说的“雪”,都不是实际意义上的雪。从那以后,我更加深刻地领悟到人生与自然之间的那种相互依存、相互融通是社会与人类文明史上永不可分的“和谐共同体”。

现在,我虽然到了“吃糖都不甜”的年纪,但是我从心灵深处感悟到,现在的生活幸福指数越来越高,一有空闲,便想回归自然。

早上,这一场大雪仍在下个不停,我的童心便焕发而不可耐,穿上了漂亮的羽绒服,带上了手机,奔向大自然。

啊!美若仙境的冰雪世界,让我目不暇接。小路的绿化树上,像是戴了一顶“白头翁”帽子,乖巧可爱!我迅速打开手机,记录下这难得的美好!一个年轻的女孩儿正在拿着手机拍摄美丽的雪松,我也情不自禁地拿着手机拍摄起来。

脚踏着厚厚的白雪,发出“咯吱、咯吱”的响声。我来到公园,一群孩子在公园的雪地上打雪仗、滚雪球、堆雪人,像极了童年的我。想起儿时我们的那一代,生活条件差,玩雪的时候冻得浑身打哆嗦,小手冻得像胡萝卜似的。现在呢?看着孩子们穿着厚厚的保暖服、保暖鞋,疯狂奔跑在雪地里,多么幸福开心啊!此刻,我也像个孩子似的,直播抖音,把我的快乐和愉悦分享给亲朋好友,让大家与我一起感受当下美好生活的幸福时刻。

我在雪地上“跋涉”了一两个小时,热得出汗了。我站在孩子们堆起的小雪人前,一边休息,一边想起了很多。洁白的雪啊!真的是大自然恩赐给人类的美好礼物。她会悄悄地来,也会悄悄地走。但是,融化后的雪水,将化成涓涓细流,催生万物,让禾苗茁壮,让绿树成荫,让桃花绽放。

本版投稿邮箱

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:
pywbmywy@126.com

□人生百态

□王武亮(延津县)

省哥

省哥是二大伯的儿子,小时候头上长了疮,无钱医治。二大大就用土方治疗,越治越烂,结果疮治好了,头发没长出来,有一个外号:秃省姐。

省哥弟兄四个,省哥老大,家里条件不好,有“秃”在头,老婆自然与他一辈子无缘。

省哥是被二大大惯大的人,吃饭时二大大不喊他是不回家吃饭的。那个时候,天天都能听到二大大站在南院胡同扯着长腔:省姐、省姐、省姐。

三声过后,省哥就会站在她面前,没好气地回道:知了。二大大就一晃一晃回家。不一会儿,省哥端着饭从家出来,蹲到大槐树下融入饭场。

省哥力气大,嗓门洪亮,热心肠。谁家盖房打夯都少不了他。撑夯是个技术活儿,不是哪个人都能干得了的。百十

斤的石墩,四角四根绳,四个壮汉。省哥扯起长腔,夯起人动。

夯起夯落,土花四起。省哥越喊越有劲。夯打好了,主家早已安排好丰盛的酒菜。省哥贪酒,次次喝得大醉。

干农活对省哥来说是一辈子的事,打夯队长也当了半辈子。

有一年,西南地种了二十多亩花生,那可是队长在县里弄的高产种子,看得像命一样。让省哥带着劳力五天一锄地,生怕草荒了。

天热干活,男人们光想偷懒,不是坐在地头树荫下吸烟,就是干活拖拖拉拉的。省哥想了一个办法,让几个妇女一起干。

女人不但话多好笑,而且干起活儿来不比男人差。不大一会儿,就干到前面了。这样干活儿,后面的男人

也没人吸烟烟拖拉了,还生怕落在后面惹人笑话。

省哥最看不起的是我这样的人,又懒又笨,不出活儿。有一次,我在地里扬场,省哥过来叫道:三姐,你连个麦也扬不好,像你这样笨,以后的日子可咋过,我都替你为难。省哥说完,叹了一口气走了。

省哥没说错,到现在,我还是笨蛋一个。只是日子没有耽误,连滚带爬地过来了。

省哥七十有三而去,当时我在外地学习,打电话让儿子为他守孝几日。我回家后,在他坟前深深地三鞠躬。

省哥没了,一切都消失在漫长的日月里。省哥不算人物,但是也像一颗闪亮的星星那样,在那个年代放了一束很强的光。